



四書輯疏

孟子九

二十四

2796  
30-25



門仁12  
號 2796  
卷30-26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四

後學會津安聚著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數救閔下謂

旻之旻天張叔與曰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

言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

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輔潛庵曰深惟



親之故而自然自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其親無頃刻之忘必欲得其歡心而後已指南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

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

也愬無愁之貌與怨相反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

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

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

以為孝則非孝矣周聘侯曰未嘗自以為孝云云正

盡子職使足塞責而自以為

孝就只愬了號泣可不必矣

註翼吳蘇右曰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正義曰父

母○言長息常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

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今按

然則舜怨乎萬章誤認怨慕以為怨父母也指南曰

既得聞命指躬耕養親言胡期僊曰公明高曰是蓋

聖人至孝之意不可以淺見測非爾所能知也吾推

公明高未達之意以為孝子之心乎父母苟不得

其親之歡心則其用情必有獨至者必不若是愬然

忘懷不呼天呼父母而漠不介意也自謂我竭力耕

田不過供為子之一職而已自耕田而外子職之所

不我愛必我有以致之但不知我罪何在耳及躬自責思所以得罪之故而不可得是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知公明高所謂舜之號泣為自責則知吾所謂舜之怨慕為怨已而非怨親矣又按共奉也陸稼書曰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恕字看存疑摘訓俱作不恕看摘訓尤妥又按蒙引本金仁山分明與註矣可謂大謬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五帝紀云二女娥皇女英妻之去觀其內觀齊家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謂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大白曰都是天下之

士就之也胥相視也與之共視天下之政遷之移以與之也使之字指天下謂天子如窮人之無所歸无所倚靠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註翼** 說叢曰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節是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胡期僊曰帝使其子外則九男內則二女列之百官給之牛羊倉廩無不備具焉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得天下之奉隆矣饒雙峰曰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張彥陵曰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間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今按據登降二女子媯汭則是分明在歷山耕田之時劉上玉說非是胡期僊曰備頂上九男二女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言此節推述舜

上文所言極榮遇之隆而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之意也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註翼**

盧未人曰人悅應上多就句好色應上二女句富貴應上昏天下而還句吳孫右曰悅字即就

字惟悅故就胡期僂曰好色是少艾女色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至熱中情指心之

所慕有遷遷于少艾遷于妻子云云是也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釋

身慕父母艾美好也楚詞九歌大司命篇戰國策趙策所謂幼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遭際不偶熱中躁急心熱也汲汲求用言

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

可知矣舜到五十少艾妻子仕君俱已經歷過而不變則終身不變可知○此章言

舜不以得衆人所欲為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註翼**

張泰嶽曰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又申贊之說道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

順其為大孝是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四書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句且泛言勿指舜李岱雲曰舜不得乎親所以說怨慕該常人說故只言慕而不言怨况舜至終身則有不得親之時亦有得親之時總之只一慕而已吳因之曰末節贊其異於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草艾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陳國暎曰四岳薦舜瞽已蕞人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不爾也舜視頑嚚有十分之未格便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陸稼書曰蒙引因尚書烝烝人之言而疑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之事觀陳國暎一條可以無疑矣沈無回亦如此說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

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

詩之言也懟離怨也舜父頑心不則德母嚚音銀口

信之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也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讎怨於父母也或曰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便不要父

出困勉錄精里先生從之今按蒙引就父母言未是撮言引解從之誤

註翼翼註曰娶妻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

以全倫不失子道之常蓋萬章以經律舜故以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如曰妻去聲程子曰堯妻舜

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

亦多金仁山曰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謂以君命命之也張泰嶽曰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

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輔潛庵曰官府治民之私或

也蔡虛齋曰以官治之兼謂舜與瞽瞍非專指瞽瞍

也今按私家事也又按程子本語云堯之告之也以

君治之而已與本文相反記者錯謬不容疑故註改之

**註異**張泰嶽曰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

而不告只是不告瞽瞍或謂天子妻人無告而不得

之理還是帝妻舜而聽舜之不告者亦知舜之告焉

而不得妻也不如舊說為順吳伯章曰帝亦至妻也

作一句焉乃助語羨字張彥陵曰瞽之不可告就是

帝亦曉得帝不思瞽之逆己之命只是恐舜不取逆

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

曲以為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程竹山曰瞽

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

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瞽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美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砥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泥捐

去上也階梯也揜蓋也蓋覆上以按史記五帝曰使舜

上時掌反塗廩倉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捍音干而下去得死張泰嶽曰使舜塗治倉廩待其升屋瞽瞍却從下面撒去

篋音孔自捍其身而下幸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

匿空音孔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

實井舜從匿空一本作匿空中又作匿空旁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史記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謨謀也蓋

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

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

盾樹尹反也所以蔽身扞目戈戟也句曲有旁刃琴舜所彈五絃琴

也砥瑀丁聊反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

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寢臥之榻胡

棲身故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

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

而氣不得伸也張彥陵曰猶陶之象言己思君之甚

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四書脉曰臨時撰出愛兄之

忸怩不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

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翼註曰只是照管意

富貴與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

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翼註曰象

說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謨蓋為憂鬱陶為

喜講完二句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



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身歸重喜邊與下文偽喜相應今按聘侯謂不必推開不可從陸稼書曰即是下章不藏怒不宿怨及夷齊不念舊惡顏子不遷怒心事孫淮海曰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貴以知識今按此意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姑勿入講萬章未達之故也

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

此章及下章萬章所疑固不在其事有無也故孟子只說聖人之心明明白白而不區區辨有無也故註云云言學者宜止識得舜之心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其他先儒之疑不必辨而可也

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憂喜人情也然舜之人情則人情之能合天理

者故兼言天理金山曰王文憲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此語最精切學者所宜反覆深思不可草草領過

**註異**指南曰下二節見遭兄弟之變而用誠以全恩不失允道之常蓋萬章以偽疑舜故以誠字破

之今按指階譬毀焚廩倒法與玄緘編雲土夢作又同仁山指階就舜有大謬後浚治也吳伯章曰非句出句金仁山曰完廩已下去而譬毀焚之浚井已出去而譬毀從而掩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蔡虛齋曰鬱陶思君爾一句扭泥一句又按汝其子子治猶云汝其助子治之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寬矣攸然

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瞿昆湖曰圍困謂困者久而而舍者漸故尚未舒也洋洋須

着註稍縱字蓋困雖舒而天猶未復也勿講大好悠然而逝則既與水相忘矣明有三下意或謂悠然而逝即在洋洋

時見之未是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古

反之以理之所有許白雲曰魚入水有悠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罔以

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指思

語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不逆詐故

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

失天理之常也朱克升曰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而喜者友之至

此其不失乎常者也

**註翼**萬章未達象憂二句故曰舜既知象將殺己而猶喜則其喜若不出于誠者舜豈然乎然則指

知象將殺己胡期僂曰饋是送生是活畜養也得所魚以水為所也盧未人曰君子可欺二句承上起下

只是泛言不可指子產亦不可指舜吳因之曰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張泰嶽曰君子雖明無

不察而或誑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蓋誠以待詐而或昧之以理之所無則必不為所罔蓋誠以待

入明以燭理並行而不悖也又按雖有問為所欺亦暫耳不為所終欺也精里先生曰誠信即註實字也

連讀為是蒙引說非是指南曰校人烹之照上焚廩浚井反命四句照上鬱陶思君得其所二句照上臣

庶子治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

之吳孫右曰立為天子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者以

罪輕今按孟子言舜實封之分茅昨土封建而或者

誅殺也誤以為放也指南曰或者據跡誤以為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庠音鼻○流徙也遣之遠去如水共音恭工官名驩兜

人名二人比反至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

特險殺殺其君也殛誅也殺鯀禹父名方命圮部

族治水無功廢閣詔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

傷人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北崇山南三危西

地羽山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顏師古今道州鼻

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釋地續曰集註曰未

不以經文為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萬章疑舜不

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

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蔡虛齋曰不可謂雖  
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無怒也  
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為天子則  
故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字  
所由來也盧未人曰怒不平也怨懷恨也蒙引曰怨深于怒以一時可怒之事積之則為怨也今按雙峰  
說叢說不可從周聘侯曰怨怒在舜上說看作象之怨怒非是

註翼

翼註曰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庠之  
民奚罪焉相對蔡虛齋曰罪活字猶云四誅也  
服書傳曰服其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不仁也○  
仁人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正所謂在他人則  
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然事實亦只在  
文陸稼書曰意雖重在然毒有庠然語氣却是說不  
公今按誅不仁在他人則誅之兩誅字俱以誅殺言  
舉重也盧未人曰萬章所謂仁人以公言孟子所謂  
仁人以愛言四書脉曰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  
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指南曰而已矣者見他但

知親愛又何知可怒可怨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即  
使吏官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  
故或者以為放也言一切政事皆吏代之征需出入皆吏代之其迹有類於放故或人  
誤以為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  
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

也相繼不絕來謂來朝音潮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達說曰不

貢之期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無

事而亦見也今按政事謂諸侯述職之事揚齋謂有

庫之政接見有庫之君指南曰不及貢九字作一句

非是諸侯朝貢於天子有常期有政事若必如列侯朝例

及期以政事來見則疎矣故云不及那諸侯朝貢之

期不以述職等政事而時時接見有庫之君所謂不

拘時與事而亦見也今按此說極確蒙引淺說存疑

講述說俱不可從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

意見形句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見其親愛之無已

也之誤○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

恩害公義公義指兇暴之可必檢束也私恩指至親

之可必富貴也輔潛庵曰對之有庫富貴

之也是不以公義廢私恩象不得

有為其國是不以私恩害公義

義之盡也陸稼書曰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

非謂本章仁義可錯綜說李岱雲曰朱子分開說自有深意

劈開了對看也

豈得暴彼民哉因萬章有有庫美罪之疑故答

此一耳殊不重非謂舜有此心也雖然以下

又轉語言舜之使吏作治親愛之心無窮欲常常

見之故不煩以政事故象得源源而來也諸解俱誤

胡期僂曰此指常常二句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

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直到岌岌乎止蹙蹙不自安也蹙聚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指南曰是斥其鄙陋而不識理也蔡虛齋曰不必以為實然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翼註曰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

之言以明之孟子既以己意斷無是事又引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朱子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革木樂器之音也倪仲弘曰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

鼓也木祝敵也為此語者只是說舜不是蒙引說是若當時無父無君者假古語以行其私則不念引子言心

註異齋說非是張泰嶽曰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

之為子說約曰蒙引乃云雖士盛德必不可屈君為臣屈父為子多方辨析而淺說達說靡然從之未免詒誤後人蔡虛齋曰獨言舜見瞽瞍其容有感則為此語者意以父子天性尤所不能安也故略堯○言堯未死舜既為天子即無堯為君了今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一天子此數句是據堯典事實言之而以孔子民無二王之語斷之直是辨折得倒然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証佐在而其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咸丘蒙猶未諭故又有下文之疑又按存疑說誤不可從古者無未死禪位之事饒雙峰曰百姓是畿內百姓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于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八音不作樂今按依此說三年屬上似可從講述謂喪考妣便不作樂似誤四海過密亦是應三年也正義曰禮記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曰大夫不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程林隱曰言九為王臣皆

當任王事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非謂天子可臣其

父也文字也辭語也是逆迎也為主追迎詩人

之本旨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

害設辭之志張泰嶽曰不可泥著一字害了那一句

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者之旨若但

以其辭而已吳蘇右曰以字當泥字看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

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

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詩人之志本在於憂旱故曰

甲獨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為憂

之可得

註翼

正義曰徧天之下莫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

子矣與前章設辭不同蓋堯既崩瞽瞍猶在故云云

胡期僂曰是推詩人說話周餘指厲王大亂之後

又按為得之法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

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

朝之理乎舜所為既為尊親養親之至則是大孝之



孟子之理乎舜之不臣父則無事實可據故詩大雅下武

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註翼**

呂晚村曰尊字境位猶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為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為天子父尊止矣○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然操莽昭文之所為皆可援孝以自解矣○其為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為天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今按尊親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之謂夫立身行道使其親為天子父尊親之極故曰尊之至也尊字重養字不重講述重養說誤翼註曰孝子之至四句泛說為天子父四句就替瞽說胡期僊曰此指尊養之至而言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

為子之職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蔡九峰曰齊莊敬也栗戰栗也夔夔

莊敬戰栗允信也信舜之大孝若順也言舜故事瞽瞍為敬之容也

子之職事于瞽瞍也非奉事之事指南謂未安非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

亦信而順之也頑化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

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

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史文璣曰孟子特借其言而反釋之猶夫子之求之

與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之意云爾集註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一字亦但指孟子所言之旨如此

**註翼**

蔡虛齋曰祗載句見瞽瞍夔夔齊栗句翼註曰祗載以常時言見瞽瞍夔夔齊栗以見時言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中村氏曰出荀子及六韜今按之上之天下以人民言不是大文也言天下人心之所共歸而方當有天下也非一人指天之私有故也

**註翼** 吳蘇右曰此章見堯之禪位出于公○當時如子會子之流皆借堯舜之授受為口實故章有此問今按堯實以天下與舜而孟子云無其事者理當與而與之堯不與故也又按不能以天下與人若狗一己之私而不能合人心之公則雖與不成模樣故曰不能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註翼** 天是蒼蒼之天章內通是一樣不必分折之字指天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註翼** 趙註曰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今按下之字指舜陶謹之曰今舜有天下為天所與則天亦諄諄然命之乎無以命之又何從見其為與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字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行如五十七而慕是事

**註翼** 如百神享之百姓安之是分明兩事存疑講述說誤張泰嶽曰舜九有所行而行無不得這天以行而示其與之之意也舜九有所為而事無不利

這天以事而示其與之意也盧未人曰示者謂不言而示之以意也指南曰要看而已矣三字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言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暴揚歷試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反力呈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張彥陵曰天受固天氏受亦是天吳孫右

曰正從民心驗出天意

**註翼**

張彥陵曰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可見舜為天所與而非堯能使之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李岱雲曰受只是順受不違逆之意鄧維下曰受謂受堯之薦暴非受舜也蔡虛齋曰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註翼** 指南曰兩使字就堯言雖以天人并言要歸重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許白雲曰凡祭有所有報風雨以時年穀順成氣不苛疹民無天札則有神享其祭而其應如此林次崖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實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吳孫右曰安字作服字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帝都之南其

南即豫州也張泰嶽曰即今開封等府地方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註翼** 主祭神享主事民安不獨可見天與之意使在相位之久德澤得以深入乎人者亦可以見之是此段之意也朝覲訟獄之歸本於二十八歲前後只是一意稼書說不可從胡期僊曰相輔相攝政事數之字俱作往字指南曰兩天也相對俱是言天意之所存也蒙引謂上天也天字作氣化看似過分別夫然後二句雖答人心實以順天意也吳孫右曰必待三年喪畢而後避者三年以內丹朱行諒陰之禮舜尚攝行天子事也喪畢丹朱當嗣位故舜避之張泰嶽曰舜率天下諸侯行三年喪既畢其心以為有堯之子丹朱在天下不患無君於是避而遠去居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守帝堯之業其心安矣蔡虛齋曰朝覲者人臣見君通謂覲特見也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非至舜面前謳歌也只是朝野間詠歌舜之德耳○長聲為歌短聲為謳又按訟獄謳歌無諸侯字則就民說中村氏曰帝王所都為中

國逼者相妨意通義曰而當讀作如則不費辭而意自明白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張泰嶽曰天未嘗有

自以視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但從我民衆目所視以為視耳未嘗有耳以聽而於人之淑慝無所不

聞但從我民衆耳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如此二字指朝觀訟獄謳歌之歸

註翼 蔡虛齋曰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即語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中下深谷中可藏

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

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

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註翼 翼註曰此章以禹益為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之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

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否言無此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則與賢則與子二則字主，聖人承天說然亦不着力，觀下文啓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見。○吾君之子主，克肖意說李岱雲曰昔者舜薦以下言民心有歸賢歸子之不同便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句在內但未說出有謂洪荒以來皆傳子至唐虞而傳賢，呂晚村曰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謂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胡期德曰人指戰國時人指南曰至於禹而德堯舜傳賢說來言堯舜德盛故官天下至于禹而德衰故家天下有諸問其果出于私心否耶非謂果有傳子之事否耶。林次崖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于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盧未人曰商均書無所據蒙引謂出于史記張泰嶽曰益是禹之相陸稼

書曰舜禹之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此無庸議矣但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變其舊習非必不可承天下之德故况在廷諸臣如皋陶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天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朱均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為一身利害計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况此又難以夷齊之遜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之亂矣焦弱侯謂舜禹之避特以徐俟朱均之遷耳此固近於小人見識又謂益之避乃是為盛滿難居如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王賢而共和去耳亦非當日情事蒙引謂舜禹之避以聽天命之所屬耳亦說得聖人有意於天下了。○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蒙引淺說即露天字不是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  
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  
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  
下而益不有天下也李岱雲曰按上段只言人心有賢不肖之列亦未說到因歷年多少施澤久近之別也故註用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此啓所以有天下以申明之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益不有天下以申明之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陳北溪曰為以做事言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林次崖曰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翼註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張泰嶽曰天是理之自然命是人所稟受李岱雲曰命只天之命

註翼指南曰丹朱舜子舜相堯禹相舜俱是相形只在民心上言舜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方露出天字樂天齋翼註曰兩不肖只不如堯舜便是勿太說壞啓賢少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箇敬陸稼書曰按此說最是存疑謂啓賢能敬敬字只在賢字內承繼禹之道作一可讀不  
是胡期僊曰禹之道如維精維一克勤克儉是也金仁山曰久遠朱子疑作久近是翼註曰莫之為二句又推開泛說林次崖曰此所謂命是以氣數言非天

命之謂性之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指南曰

聖之不有天下皆出于天皆以推明禹益之事也二節宜連看兩條謂此兩條也吳因之曰曰推明只是旁意蓋引商周相類事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

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解此條推明之意

註翼呂晚村曰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

淪語匹夫以下數說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張彥陵曰二條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

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胡期僊曰匹夫微賤之稱陳伯玉曰匹夫不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父子相傳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

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廢是棄即奪其位也如啓及太

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

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

不有天下

註翼盧未人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朱均有桀紂之惡手而廢之者以舜禹大聖天所必興故也啓



之賢則足以當益又非但以其僅不若祭紂而不廢之也其曰廢必祭紂者亦泛言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入○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

之事祭虛齋曰註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意一事至周公則曰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

意一用事字本文云云有實事也一用意字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可見集註之精密處趙氏

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

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吳氏曰集編纂疏通本子誤氏

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

惟太甲差初宜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丙商道兄終則弟及然丙壬俱幼而太甲差

長故立之也蒙引謂未盡非二說未知孰是朱子曰此類且當顯

覆壞怪音亂也典刑常法也典章法度四書桐湯墓所

在艾治也治克說文云艾師除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

意毫商所都也

註翼指南曰伊尹相湯句要見咸有一德而有大功宜有天下意蔡九峯曰伊尹姓尹字也伊尹名摯

胡期傑曰放是安置欲其思湯而悔也蔡虛齋曰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盧未人曰上三年連上讀

下三年連下句讀翼註曰自然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血月林曰處仁以存心言遷義以處事言

孫詒仲曰即上文放之於桐三年之三年也林次崖曰太甲能改過猶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故伊尹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指南曰此承上文言周公

之不有天下者以成王之賢也

**註翼**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

復又借主形容可見文之變幻處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 即與皆天命也聖賢即與皆天命也聖

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陳紫峰曰迹雖有不同但皆奉天所命初不容私於其間

焉其義則一也然則謂禹之德衰而有意於傳子者烏足以知此 ○尹氏曰孔子曰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 輔潛庵曰知即知而得之也

**註翼** 盧未人曰各合天理之宜毫無私意故曰義四書脉曰重繼邊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 是干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

致 使至也 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 以證臣從嫁僕反

負鼎 所食者 俎 薦牲也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音湯致於王道

陳定宇曰湯妃有莘氏女也負鼎俎蓋庖人之類蔡虛齋曰史遷之學雜而聞於道義故信之集註引之特以證時人之言非孟子以為不然

而朱子又引史記以實其為然也 蓋戰國時有為

此說者此語亦見楚辭天問則為戰國人之語明矣盧未人曰戰國求富貴之徒造此言以誣聖賢而便己私也李岱雲曰其意蓋以伊尹有致主王道之能而不以割烹為進見說湯之始則無由此枉可為之意也

註翼

蔡虛齋曰割烹無宰割烹調也厨人之事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

欣慕愛樂之也

金仁山曰詩如大章成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

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九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蔡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指南曰樂之者以其道為可樂而樂之以此存心以此應事徹大徹小徹窮徹達徹始徹終皆是此箇更不撇下方是樂盧未人曰註以誦詩讀書為欣慕愛樂是指堯舜之道載于詩書非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盧未人以誦讀為樂也馬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盧未人猶言一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盧未人曰饒氏謂道是體義是用未是指南曰道也義總是一理以定理則曰道以時宜則曰義非二物也辭受言其大取與言其小對舉以互見耳輔潛庵曰天下千駟所謂大也一介所謂細也

註翼

蔡虛齋曰祿之以天下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繫馬千駟謂所繫之馬馬必用繫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無欲是無慕於

人就胃次言

**註翼** 林次崖曰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己正天

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關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張泰嶽曰夫湯以幣聘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胡期僊曰以是用幣是帛禮儀以將其敬者聘是聘呂我何以是不用豈若是始進恐湯未必果可有為倘一聘即出後若不合進退難處不若不出之為愈也故其心實不敢受幣聘或謂托言以觀湯意誠否未是○伊尹弗顧天下不受湯聘似亦以隱為高何以稱任蓋天下弗顧者志在于道不在富貴聘不輕出者直己守道正為濟時之具此所謂任也陸稼書曰觀湯誠否原不差但云托言則便不是指南曰囂囂數語不可作忘世之詞講語須有斟酌○是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李休雲曰豈若內正有受聘而出不能堯舜其君民則不如獨行其道之意不是故為却聘而作夸大之辭

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輔潛庵曰幡有反覆之意故為變動之貌胡期僊曰變其初聘時之志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

說向慕之而已也

**註翼** 盧未人曰與我處畎畝節是伊尹應聘之言○

聖人雖有若將終身之心亦無執一不通之意故用行舍藏無不可不湯三往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與有為可知矣此所以幡然變其初心也○堯舜其君欲君為放勳重華之君堯舜其民欲民為協和風動之民親見一句承上二句兩個使字有力若曰

君民堯舜吾得而使之必見其成此便是任底意思胡期僂曰三是在再三不是三次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列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列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胡斐才曰本與知謂識其事之所上節同一時語

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曰如事親當孝事

其理亦指當然言知覺同知覺斯理有淺深之列耳

孫詒仲諸家似不覺後知後覺如呼去寐者而使之

寤也張泰嶽曰覺字是開發蒙昧恰似呼喚夢寐的

神故喚之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盧未人曰

非諄諄然命之也天以間值之氣獨鍾于聖程子曰

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

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

**註翼**盧未人曰天之生此民節是伊尹自言應聘之

意○與上俱一時言上三句推天之生聖人為

不荀下三句表己之奉天意為不輕○覺斯民覺字

兼知覺二意民字不必兼君講張泰嶽曰伊尹之應

聘而出固將上承天命下覺群蒙而豈肯輕身以要

湯哉○有生於衆人之中而聞道獨先的這叫做先

知先覺吳孫右曰覺可以該知故下獨言覺○道即

堯舜之道民即自有知覺之民要補出輔君以覺之

意來○中間兩個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主施政教說如勞來匡直道德齊禮之類是也張彥陵曰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使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為堯舜之意即在此○民事業中李岱雲曰非予覺之而誰也又總繳一句見先覺無久而已不得自諉之意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說命曰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茶九峰曰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

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

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盧未

說湯非一出即說觀五就湯五就桀想是未就時事說湯伐夏是使君為堯舜救民救溝中之民使被堯

舜之澤是使民為堯舜此所謂正天下也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

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註翼蔡虛齋曰此數段自相承吾豈若於吾身親見

道覺斯民耳即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設心思天下之

民匹夫匹婦云云以上皆是伊尹欲出而正天下處

然後繳之曰吾未聞枉己以正人者况辱己以正天

下乎見其無割烹要湯之理也然則尹果何以致湯

之知也蓋以堯舜之道要湯耳即上文所謂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任一身

之富貴故知其心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自湯使人以

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意此即其所言正天下者

尹之言而推其心也天下字匹夫匹婦字堯舜字皆形容任重意自任謂以一世民物盡要自己擔當故曰重如此今按思是孟子詳見上孟伯夷章張彥陵曰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吳因之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言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說湯伐夏以救之此是故字意李岱雲曰觀註引書詞謂孟子之言蓋取諸此可見思字直貫到溝中住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孟子就其思而想見之如此即指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己內之溝中說並非兼指未說湯之前與既就湯之後也惟有匹夫匹婦無不被澤之心故就湯伐夏而行救民之事故字又緊承如此來呂說太深却非語氣○被堯舜之澤自是兼教養說但上文覺民原舉重者而言未有知覺於斯道而猶未被厚生之仁者也則此處澤字只跟覺字自足指南曰于湯說個聘字于尹說箇就字將人言劈破了今按就即也湯聘而尹即之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如言屈己若枉正天下難

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

乎伐夏救民尹之遠謂隱道與遜也近謂仕近君也

近君之言聖人之行輔潛庵曰聖人之行本無不同

雖不必同然其要如歸要會在潔其身即不辱意而已

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註翼蔡虛齋曰有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吾國者言莫

依先儒并而為二說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林氏所引見得語脉已為明白然猶未及與前章同意故註特發之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前節言辱

已者不能正天下故此節引尹之自言論其正天下之事而決尹之無辱已之事以總結上文今書

牧宮作鳴條牧宮桀也造載皆始也載是始事伊尹言始攻

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湯也張泰嶽曰天討夏桀始攻於牧宮之地由

我輔佐成湯創其事於亳也

註翼

胡期僊曰天誅奉天命以誅朕我也古人自稱通號此伊尹自言今按在書指湯言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

為主人也住宿其家癰疽瘍癰也音羊瘡醫也侍人奄與閹同音掩

人也官人守宮門者以無勢男子為之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

入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謹翼

張彥陵曰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求進也盧未人曰戰國時求富貴者多因匪人

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乃每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孟子深為之辨今按史

記作雍渠說苑作雍睢聲近而訛者東坡說不足據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讎如字又音準○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  
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  
遜只是從容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制斷然決去  
不遽進意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

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  
謂惟盡其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謂惟聽命於天也  
所當為也○吳蘇右曰二節舉處常之事以見其不苟所主  
註翼○叙彌子之妻三句見子路與彌子得以通言

之故盧未人曰兄弟也衛卿可得彌子以富  
貴領之欲孔子更主於我李公雲曰子路以告人都  
看壞了子路不知彌子以此言告子路子路豈有不  
通知夫子之理此一告然甚平常如何謂其疑聖人  
從權又如何謂其孔理可仕彌子亦可聽觀其往公  
山不悅往佛肝不悅見南子不悅大抵自守嚴正居  
多况其仕孔理者保於以嫡孫承宗社為義耳彌子  
何人而謂其可聽乎誣先賢甚矣○孔子只曰有命  
自是對彌子而言孟子却又以進禮退義解有命王  
恐人不盡禮義而委托於命亦得藉口故說孔子蓋  
禮義處便是安命處而朱子謂人事即天命也○此  
三句該孔子終身說見其平素都是如此無偏重退  
與不得半邊但進以禮自是難進退以義自是易退  
亦不消偏重得指南曰以有命拒之大意只渾說不  
可以俸致也若真說衛卿之得不得就爵位言亦勿指  
便非聖人渾厚口氣○得不得就爵位言亦勿指  
衛卿言係論仲曰如蒙存說則是孔子因得之有命  
故進以禮因不得有命故退以義也看來以禮以義  
乃我之所當然況於孔子而乃以各開說蓋孔子進以  
不輕於進不難於退乎此三句各開說蓋孔子進以

曰書  
孟子萬章上

命以禮退必以此義一視理為進退至於得不得則曰有  
而進退必以此禮義也○無義無命不言禮者省文耳  
且義可該禮陳新安說自是蒙引云主癘疽是當退  
不退只消用義字不知當退而不退即是不當進而  
進矣況主幸臣正是無禮何得云無進安用禮揣訓  
曰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  
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  
蒙引存疑把下句作推原說未是今按翼註稼書說  
子路以告翼註說前有命稼書說無義無命俱不可  
從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意遮截的○不悅不樂洛音居其國也翼註曰指  
事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

之賢者也倪仲弘曰宋以武公陳侯名周按史記孔

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行適

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

於司城貞子李岱雲曰按孟子本文於微服過宋下方

宋時主貞子家可知註所以明釋為孔子去至陳主

於司城貞子新安之說自謬不可從時解多從二象

之說然解作主於昔為宋司城之官謚貞子者今為

陳侯名周者之臣故孔子至陳主之愚謂司城宋爵

也貞子宋臣也若先為宋臣而後為陳臣則其人雖

賢亦不得冠以宋爵而稱以宋謚況陳侯非有道之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  
為宋司城而死謚貞子耳孔子過宋適陳時適貞子  
為陳侯周臣之時故孔子不肯孟子言孔子雖當阬難  
主之如此說方於理不背孟子言孔子雖當阬難  
指桓魋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癘  
欲殺言

疽侍人之事乎

註翼 吳蘇右曰三節更進一步見處變尚且不苟而處常可知胡期僊曰遭是遇微服微賤之服臣是侍人之傳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 君子從君子小人從小人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

人可知 所為主也近臣為人為主也所主遠臣以人

為小人主則其為小人可知遠臣以君子為主則其為君子可知

註翼 吳蘇右曰末節舉觀人之法見其必無為上之瘠環瘠環則亦是瘠環瘠

環一流人物矣何以為孔子張南軒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 金仁山曰百里奚名 虞之賢

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

去之食牛因以千秦穆公也 指南曰只是說百里奚

五羊皮使用人秦而千之如說苑所云張秦 嶽曰為其家餼牛以此賣緣求見於穆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註翼**

林次崖曰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李岱雲曰須知晉人以料音諫不料奚諫正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有尊卑之別殊戚之異故奇雖知其不可諫而亦不容不諫奚則可諫而諫不可諫而亦不必諫故知其不可諫而即去之秦乃為明智耳今按此說極是蒙引說非正意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

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

義惜廉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指不可諫而不諫以下三段所說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

四解前其賢又如此指相秦

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其君成其君之功業

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

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無所據謂美之當時事實無可據也以事推謂即此以明

因有以推無也彼也以理推謂○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

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金

山曰古者民受田士受祿故士大夫去國失官即無祿而賢者去國又不屑於干祿則鄙賤之役亦或為之以自養也如百里

美食牛之事是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

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見莊子

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猶牛而牛肥

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蔡虛齋曰此三句是莊子全文亦可謂知

百里奚矣是說莊子知美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

賢出處上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金仁山曰好事

問聖賢以濟其于祿之私然傳之於世壞人心術汚人行止所關尤非小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

待洛 聖賢也

註翼胡期僊曰末節則據其去虞入秦上推其智且賢以見其無干主之事也○年七十言其諳練

之熟汚穢也張南軒曰美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

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虛齋曰

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四書脉曰三置晉君一救

荆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孝

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正義曰今乃謂百里

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今按

猶云可謂賢者為之手指南曰不過數語句法幾換

是變化升降如神龍出没於煙雲之表為詭為幻修

往倏來捉摸不得是文章極妙處昌黎韓愈從此中

來陸稼書曰說智處則先以百里奚虞人也一條立

案說賢處則上文不先立案此又是文字之變化處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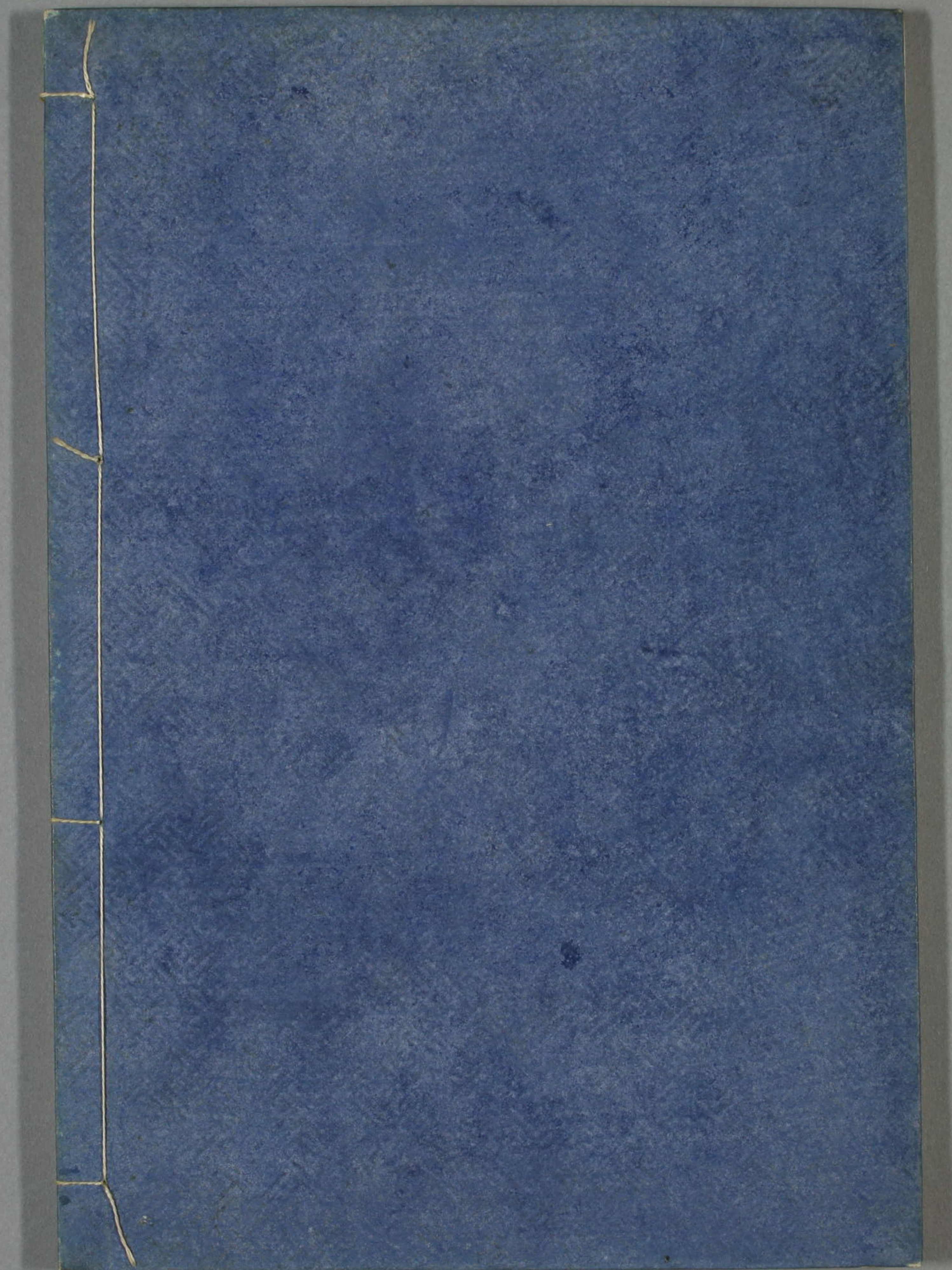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其下不若精之不類於此而志之於人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四終



田村五郎